



汉语完成体的 认知功能研究

李思旭◎著

HANYU WANCHENG TI DE REN ZHI GONG NENG YAN 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语完成体的 认知功能研究

李思旭◎著

HANYU WANCHENGTI DE RENZHI GONGNE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完成体的认知功能研究 / 李思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5940 - 8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 - 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0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目的和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2)
第三节 完成体的含义及研究范围	(10)
第四节 研究理论、方法和语料	(13)
第五节 书稿框架与主要内容	(14)
第一章 补语“完”的内部划分规律	(15)
第一节 动结式“V单+完”的含义	(15)
一 动结式的含义	(15)
二 动结式“V单+完”	(15)
第二节 “完1”“完2”“完3”的划分	(16)
一 补语语义指向的复杂性	(16)
二 “完1”“完2”“完3”划分的依据	(17)
第三节 “完1”“完2”“完3”的分布规律	(24)
一 “完1”存在的句法环境	(24)
二 “完2”存在的句法环境	(25)
三 “完3”存在的句法环境	(26)
第四节 三个“完”与“V单”的融合度等级	(27)
一 语义关联与融合度	(27)
二 历时角度的印证	(29)
第二章 补语“完”的有界化作用	(31)
第一节 “有界”“无界”理论阐释	(31)

一 “有界”与“无界”	(31)
二 “界性”的意象图示分析	(32)
三 “有界”与“离散”的共性	(34)
第二节 动词有界化的手段及其完句作用	(34)
一 谓语动词有界化的手段	(34)
二 有界成分的完句作用	(36)
第三节 “完1”“完2”“完3”的有界化作用	(39)
一 “完1”对“V单”的有界化	(40)
二 “完2”对“V单”及“宾语”的双重有界化	(41)
三 “完3”对主语的有界化	(43)
四 “有指”“无指”对宾语的“界性”影响	(48)
第三章 补语“完1”与“了1”“过1”功能同一性	(55)
第一节 “了1”“过1”新释	(55)
一 “了1”的双重作用	(55)
二 “过1”是补语动词	(58)
第二节 单事件中都对动词有界化	(61)
一 “了1”的有界化作用	(61)
二 “过1”的有界化作用	(62)
三 “完1”的有界化作用	(63)
第三节 双事件中都对前一动词有界化	(63)
一 “了1”“过1”“完1”的互换	(63)
二 三者互换的深层次动因	(66)
三 三者互换的限制条件	(67)
第四节 都只表“体”而不表“时”	(68)
一 “体”与“时”的区别	(68)
二 “了1”“过1”“完1”只表“体”	(69)

第四章 补语“完”的认知语义分析

第一节 三个“完”对“V单”的语义选择	(71)
一 “完1”“完2”与“V单”的搭配	(71)
二 “完3”与“瞬间动词”搭配的认知解释	(75)

三 “完”与“V”搭配的词典统计	(78)
第二节 三个“完”的自动义和使动义差异	(80)
一 表达使动的两种手段	(80)
二 语义指向与使动义	(80)
三 “完2”使动义的形式验证	(82)
第三节 “V单+完”的否定特性及解释	(83)
一 定量/非定量、离散量/连续量	(83)
二 “不”与“没”否定的区别	(84)
三 动补结构的否定与一般动词否定的差别	(85)
四 “V单”为非自主动词时否定词的选择	(87)
第五章 补语“完”的词汇化倾向	(90)
第一节 “词”“短语”划界难的历史成因	(90)
一 “双音化”与“词”“短语”划界难之关系	(90)
二 句法成分词法化	(91)
三 历时事实的印证	(93)
第二节 动补结构：“词”还是“短语”	(95)
一 “词”与“短语”的区分方法	(95)
二 动补结构是“词”与“短语”的讨论	(96)
第三节 “V单+完”是词、短语、短语词	(98)
一 “V单+完”的动态性	(98)
二 “V单+完”词汇化倾向及动因	(99)
第四节 “短语词”的认知解释	(101)
第六章 补语“完”的虚化	(103)
第一节 完成体标记“了”的虚化过程	(103)
第二节 “完1”的虚化方向	(104)
第三节 “完1”向体标记虚化的依据	(107)
第四节 “完2”与“V单”的融合	(108)
一 体标记不能词汇化的原因	(109)
二 “完2”词汇化的可能性	(112)
三 “完2”词汇化为类词缀	(113)

四 从韵律词看“V单+完2”的词汇化	(114)
第七章 完成体的历时演变与方言变异	(116)
第一节 “完成”义动词的历时沿革过程	(116)
第二节 补语“完”的产生及其语法化历程	(122)
一 补语“完”的历时产生过程	(122)
二 补语“完”的进一步语法化及动因	(133)
第三节 现代汉语“完成”义补语的语法化	(136)
一 现代汉语“完成”义虚化动词	(137)
二 “完成”义动词语法化的动因	(138)
第四节 完成体与完成体构式的方言类型学	(139)
一 完成体的跨方言考察	(139)
二 完成体构式的跨方言考察	(145)
第八章 完成体构式中的“异构同义”现象	(150)
第一节 汉语中的完成体构式	(150)
第二节 完成体构式与“异构同义”	(153)
第三节 从“V+O+完”到“V+完+O”	(155)
第四节 “V+O+完”格式的逐渐消失	(159)
第九章 体貌研究概况与存在问题	(161)
第一节 “体貌”的含义及分合	(161)
第二节 “体貌”的层级性	(162)
第三节 “体貌”与“时制”的差异	(164)
第四节 “体貌”研究现状	(165)
第十章 “完成”在情状体中的地位	(167)
第一节 情状的含义及分类	(167)
第二节 情状类型的决定性因素及转化	(170)
第三节 动结式的情状类型与后置核心	(175)
第四节 句子的情状类型对补语虚化的影响	(181)
第五节 完成在情状体中的重要性	(182)

第十一章	“完成”在阶段体中的地位	(185)
第一节	阶段体的含义及分类	(185)
第二节	完成体与结果体的区别	(190)
第三节	结果补语的易虚化性	(191)
第四节	动结式的句法语义双核心	(193)
第五节	动结式与“时间顺序原则”	(194)
第十二章	“完成”在视点体中的地位	(196)
第一节	完整体与非完整体	(196)
第二节	完成、完整与“有界”“无界”	(197)
第三节	完成体与事件	(200)
第四节	完成的编码方式	(203)
第十三章	三层级体貌之间的关联	(206)
第一节	三层级体貌之间的区别	(206)
第二节	三层级体貌中补语的虚化等级	(208)
第三节	三层级体貌之间搭配的语义限制	(209)
第四节	体貌系统中的终止点类型	(210)
第五节	体貌与主观性、主观化	(212)
结语		(214)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29)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目的和意义

作为汉语六大句法成分之一的补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现代汉语的补语粗略地可以分为以下五类：1) 结果补语（看见、长大）；2) 趋向补语（进来、出去）；3) 可能补语（看得见、看不见）；4) 状态补语（洗得干净、看得清楚）；5) 程度补语（暖和多了、可笑透了）（朱德熙，1982）。补语不仅小类多，而且类与类之间的区分也有难度。

补语教学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汉语老师感到难教，留学生感到难学。这是为什么呢？外语里，如“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等语言里严格地说没有这种类型的句法结构，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结构本身有它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造成了教学上的困惑（陆俭明，1990）。因此，深化对补语的认识，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试图运用多种理论，如认知语言学理论、语法化理论、词汇化理论、韵律句法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等，全方位地考察动结式“V 单 + 完”的属性，以及完成体的语法化历程及其在汉语体貌系统中的地位。一方面，希望能提高我们对补语的认识；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深入了解动结式“V 单 + 完”所在句子的主语、宾语的特殊性，以及补语“完”与主语、谓语、宾语之间错综复杂的语义关系。正如沈家煊（2004）所说的：“影响动结式句法和语义表现的因素包括动词词项的特征、补语词项的特征、主语词项的特征、宾语词项的特征，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选择、互相联系、互相限制。”对补语“完”的划分和分析：一方面可以

对“完”的内部作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在一个生活中经常用到、极其普通的动结式“V 单 + 完”中，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如：

1) 补语“完”的语义指向到底是单指的还是多指的；

2) 补语“完”与句子的主语、宾语、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完”的语义指向不同，会不会导致其虚化方向也不同，这些复杂的表面现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规律和规则；

3) 由于句法环境的不同，同一个补语“完”有没有必要像“了”和“过”那样，再进行内部的划分，也就是说“完”的内部虚化有没有程度的差别；

4) 已经高度虚化的“完”，其将来虚化的归宿又是什么，是与“V 单”词汇化，还是像“了”一样，虚化成一个新的完成体标记；

5) 据我们的调查，“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补语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完”归并了其他的补语动词，完成体构式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历史句法学的重要课题目前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6) 现代汉语中与“完”相似，意义已经虚化的补语动词还有“到、掉、住、成、了(liǎo)、着(zháo)、好”等，“完”与它们共同虚化的机制和动因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7) 完成体在阶段体、情状体、视点体这三层级体貌系统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完成体跟结果体、完整体的差异又有哪些，等等。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 补语“完”的相关研究

以往对补语和动结式的研究已获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关于补语“完”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我们翻阅了大量的有关补语和动结式的书籍和论文，涉及“完”的非常少，只有詹人凤(1986)、石毓智(2003)、关玲(2003)、董秀芳(2004)、岳利民(2005)。由于补语“完”的虚化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又把调查的视角转向了有关体标记“了”“过”的论

文和书籍,也只有刘月华(1988)、刘勋宁(1988)、王还(1990)在文章中稍微涉及“完”。纵观以上关于“V完”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V完”的语法意义与特点研究

2003年关玲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普通话“V完”式初探》。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V完”式的语法意义与特点。“V完”式是单纯表示完成体的,它本身并不表示时间,因而可以用在过去时的句子里,又可以用在表示未来时和恒常时的句子里。

第二部分讨论了“V完”与“V了”的区别。从广义上理解,“V了”和“V完”都表示完成,但两者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很不相同的。“V完”表示行为持续过程的结束及周遍、完备、无遗漏等;而“V了”表实现、形成、达到(某种不特别指出的状态、局面、结果、目的)。

2. “V完”与“V了”的区别研究

刘勋宁(1988)用很大篇幅说明,现代汉语词尾“了”表示动作的完成是不准确的,他认为词尾“了”的语法作用是附在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谓词之后,表明该词义所指处于事实的状态下,词尾“了”的语法意义是实现体,并不是完成体。为了证明词尾“了”是表示动作的完成不准确,作者举例从五个方面对“V完”和“V了”进行对比。

关玲(2003)在刘勋宁的基础上,也对“V完”和“V了”的区别作了详细的比较,见上面。

3. “完”的语义指向研究

詹人凤(1986)认为,有时同一个动词或形容词可以在有两个表述的V-R式中充当R,也可以在一个表述的V-R式中充当R。如“我吃完饭了”,这句话是有歧义的:

(1) a. 我吃完饭了,(请再添一点。)

b. 我吃完饭了,(出去散散步。)

詹人凤认为这种歧义与R的表述有关,a句是两个表述:a1我吃饭;a2饭完了。这时有因果关系,“饭完”是“我吃”的结果。b句只有一个表述:我吃完饭。“吃饭”这件事(这种行为)“完”了。“饭”是否“完”不一定,也与本句传达的信息无关,这时“吃”与“完”之间没

有因果关系,“完”说明“吃”的进行情况。

刘月华(1988)在讨论“过1”与补语“完”的区别时,认为“过1”只着眼于动作的完结。“完”不仅着眼于动作的完结,还可以表示动作所涉及的事物的穷尽,如“他把钱花完了”。在“他刚吃完饭”与“他把米饭都吃完了”两个句子中,第一句的“完”表示动作“吃”完结,第二句中的“完”表示“米饭”没有剩余,光了。

刘勋宁(1988)也认为北京话的“V完”是一个歧义格式。“完”既可以指动作本身的完成,也可以指动作对象的完成。比如:

- (2) a. (有话) 吃完再说——指动作
- b. (饭) 吃完再添——指对象
- (3) a. (板凳) 使完了还给我——指动作
- b. (钱) 使完了就找我要——指对象

钟兆华(1995)指出,作为完成时态动词用于动词之后,“完”表示两个不尽相同的意思。

其一,表示该行为动作终了,如:

(4) 吴道官写完疏纸,于是点起香烛,众人依次排列。(《金瓶梅》)

(5) 每日早晨,在白衣大士前礼拜百来拜,密诉心事。任是大寒大暑,再不间断。拜完,只在自己静室中清坐。(《拍案惊奇》)

例(4)的“写”有宾语,“完”所表示的也还是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的对象。

其二,表示行为涉及的对象终了,如:

(6) 眨眼和尚把汤喝完,赵头一掏钱,整整剩了二十壶酒钱,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济公全传》)

(7) 人瑞道:“铁爷不吃烟,你叫他烧给我吃吧。”就把烟签子递给翠环。翠环鞠拱着腰烧了一口,上在斗上,递过去。人瑞“呼呼”价吃完。(《老残游记》)

从语法功能上说,“完”都是表示结果的补语,只是表示行为终了和行为的对象完结两者之间的差别。

岳利民(2005)在分析多义动结式时,也谈到了补语“完”的语义指向问题。如:

(8) 胡新民也很快回了电话,他说那家伙刚刚在饭馆吃完饭,正在结账。(海岩《永不瞑目》)

(9) 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王朔《浮出海面》)

(10) “我没有意见,这是你的家,我没资格有意见。”她有点狼狈,不知该说什么,剩下的饭也没有心情吃完。(海岩《永不瞑目》)

(11)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了一瓶红酒,石邑开了一瓶白酒。(王朔《永失我爱》)

他认为,当“完”语义指向述语中心时,如(8)和(9),“完”表示动作过程的结束。当“完”指向受事成分时,如(10)和(11),“完”表示某物消耗尽了,没有剩余。

4. “完”对V的语义选择研究

王还(1990)认为,“完”虽说是一个很常用的补语,但并不是所有的汉语动词都能以“完”为补语的。任何动作性动词都有“完成”的问题,但似乎只有能持续一个过程的动词才有“完”不“完”的问题。

关玲(2003)也认为“V完”中的动词必须是可持续的,如“上完课”可以说,而“下完课”则不能说;“上班”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工作岗位开始工作”,因此也不能说“上完班”。同一个动词,当它表示瞬间意义时,不能用“完”,而表示持续意义时就可以用“完”。“走”有离开的意义,不能说“走完了”,而应该说“人都走光了”。董秀芳(2004)也认为“V完”中的动词必须具有一定的内部时间过程,不能是瞬间动词,如不能说“坐完”“眨完”“点完(头)”等。

5. “完”的虚化研究

石毓智(2003)认为,双音节动补结构的轻重音格式通常为:重音+轻音。第一个语素负载一个重音,第二个语素则倾向于弱化而成一个

轻音。受这种双音格式的影响,两个语素在融合成一个复合词的过程中,第二个语素的语音形式常常会弱化。动补结构中,补语的语音形式容易弱化,因为它们时常位于一个短语的第二个音节的位置。作者还认为,补语成分语音弱化的可能性大小与它们的使用频率成正比。例如,体标记的语音形式弱化程度最高,“了”和“着”不仅失去了调值,而且韵母也弱化为一个最含混的央元音,这与该类词高频率用于动词之后有关。经常作结果补语的“完”“好”和“掉”等,不仅语义已经大大虚化,而且语音形式也弱化了,失去了独立的调值,与动词的搭配也相对较为自由。也可以把它们看成准体标记。

6. “V 完”的成词研究

胡明扬(1999)认为,凡是补语在语义上不修饰动词,而实质上是修饰另一个谓语的,按理不应该是“词”,如“走累了”的“走累”,“吃饱了”的“吃饱”,等等。如果动补结构中补语是修饰动词的,如“拉住”“吃完”“扔掉”,等等,后面的补语是有限的一些常常用做补语的“补词”,按理应该算“词”,但是词典往往不收,大概是怕数量太大,因为“补语”往往处在虚化过程中,有的则和动态助词非常接近,但是这一类词很难说是能“见字明义”的,按理应该收。就词典而言,也可以只收“-住”、“-完”、“-掉”,等等,然后在后面附上一批常用的动补结构的“词”作为例子。

从上面的引述也可以看出,目前关于“V 完”的研究所涉及的面是非常零散的,研究的深度也很不够。虽然有些学者(刘月华,1988;刘勋宁,1988;钟兆华,1995;岳利民,2006)已经意识到“完”内部的语义指向及意义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没有对其进行内部划分。

关于“完”对“V 单”的语义选择,王还(1990)、关玲(2003)、董秀芳(2004)都认为能与“完”搭配的动词都必须是持续的、有一个内部持续的过程,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到作补语的形容词“完3”,能与“完3”搭配的动词既可以是非持续的(即瞬间动词),也可以是非自主动词。

石毓智(2003)认为,经常作结果补语的“完”不仅语义已经大大虚化,而且语音形式也弱化了,失去了独立的调值,与动词的搭配也相对较为自由。也可以看成准体标记。我们认为他的眼光是敏锐的,但我们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笼统。其实,由于句法环境的不同,“完”的语义指向和

虚化程度也会各不相同。石所说的“完”其实只是我们文中讨论的“完1”，“完2”的虚化程度并不太高，而形容词补语“完3”目前还没有虚化。

刘勋宁(1988)、关玲(2003)有关“V完”和“V了”的区别，分析得已经非常透彻，我们不打算继续深挖下去，而是换一个视角，讨论句法位置都位于句中谓语动词后面的、虚化程度较高的“过1”“了1”和“完1”的功能同一性。另外，关玲(2003)对“V完”的句法特点的描述和胡明扬(1999)对“V完”成词见解很好，在我们的论文中将加以应用和发展。从上面有关“V完”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关于“V完”的研究是很少的，这就为我们对“V单+完”的继续深入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二 完成体的相关研究

由于完成体概念的复杂性(详见下文第三节的分析)，本节有关完成体的研究综述，主要从“完成体的历时演变研究”和“完成体的方言语法研究”两个方面展开，至于完成体其他方面的研究详见各相关章节，这里不再展开。

1. 完成体的历时演变研究

完成体的历时演变，主要可以分为完成体动词或完成体助词的沿革和完成体构式两个方面。

梅祖麟(1981)把表示“终了、完毕”意义的动词“毕、讫、竟、了”等叫“完成动词”。钟兆华(1995)也把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行为终止、完成意义的动词称为“完成动词”。

到目前为止，只有钟兆华(1995)对近代汉语完成态动词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研究的历史跨度从魏晋到明清：钟以宋元为界，从魏晋到宋元，主要考察了单音节完成动词，如“毕、竟、了、终、已”等的历史沿革；从宋元到明清，主要考察了双音节完成动词，如“了毕、完毕、完罢、已了、已罢、已讫”等的历史沿革。

与钟先生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1)所讨论的完成词语的历史跨度更大，从战国一直到当代；2)完成词语的朝代更换更加具体、细化，尽量做到每一个朝代典型的完成动词都考察到；3)吸收了许多前人有关完成词语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总之，我们将综合各

位方家的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利用历史语言学中的构拟方法,重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当代汉语”中“完成”动词或助词的历史沿革过程。

以上讨论的是完成体助词,下面来看完成体构式。

梅祖麟(1981)《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一文对现代汉语完成貌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从南北朝到中唐,“动+宾+完成动词”这个句式早已形成,后来词汇发展变化,形成唐代的“动+宾+了”。从中唐到宋代,完成貌“了”字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的位置,从而形成“动+了+宾”格式。

梅祖麟(1999)《先秦两汉的一种完成貌句式——兼论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的来源》一文利用《战国纵横家书》、《史记》、东汉翻译佛经等资料说明,“动+(宾)+已,下句”这种完成貌句式从战国晚期开始已经存在。而这种句式就是晚唐五代“动+(宾)+了,下句”句式的前身。战国的完成貌句式的形成,是先有了“动+(宾)+已”这种独立成句的句式,随后再在后面加上一句。

杨永龙(2001)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在总结以往汉语体标记和体范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朱子语类》完成体为研究对象,理出了关于体的纷呈异说的头绪,澄清了体与时、事件、情状类型之间关系的各种认识,扩大了体标记的研究范围。杨永龙(2009)《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一文认为,汉语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完成体构式:A式, $V(+O)+X$ ($X=$ 毕/已/了);B式, $V+X(+O)$ ($X=$ 却/得/取),两种构式在句法形态、语义语用、话语功能等方面都有不同表现。

2. 完成体的方言语法研究

完成体的方言语法研究,最近几年比较热,主要体现在出现了不少描写某一方言点完成体的硕士论文或期刊论文。

在硕士论文方面,主要有7篇描写方言完成体的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我们没有检索到以“完成体”为主题的硕士论文)。

唐娟华(2004)对山东方言动词的完成体“喽”“啦”“哩”“唠”,进行详细的分析描写。此外山东方言还可以用儿化、变调及音长、音强等表示完成。徐奇(2010)对赣方言完成体标记“吓、了、哩、既、刮、得、脱、来、咧、呃、矣、咯、嘎、啊”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范彦

(2010)对湖南华容话完成体“哒”“哦”的句法语义特征及其历史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李蕾(2011)则从方言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语官话方言、晋语、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方言区的完成体标记,进行了跨方言的比较分析。刘蕙(2011)对安徽巢湖方言的完成体标记“着”“得”及其连用形式“得着”,进行了描写分析。孙珊珊(2012)描写了湖南洞口赣方言中表示完成体的助词系统:“呱”“起”“倒”。吴臻(2013)对河南平舆方言中表示完成的体标记词“了”“唠”“来”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分析,并跟普通话完成体标记“了”和其他方言完成体标记进行了比较。

以上对汉语方言完成体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单个方言点的完成体研究,如范彦(2010)的湖南华容话、刘蕙(2011)的安徽巢湖方言、孙珊珊(2012)的湖南洞口赣方言、吴臻(2013)的河南平舆方言。第二类是基于某个方言区的完成体研究,如徐奇(2010)的赣方言、唐娟华(2004)的山东方言。第三类是对完成体的跨方言研究,如李蕾(2011)对汉语几大方言完成体的比较研究。

在期刊论文方面,据我们对中国知网的粗略统计,直接或间接描写某一具体方言点或民族语言完成体的期刊论文比较多,大概有50多篇,下面简要介绍其中直接讨论完成体的。

一是某方言点完成体的宏观研究。唐正大(2013)对陕西关中(永康)方言中的完成体进行了详细分析。刘芳(2002)对潞城方言完成体的研究。肖平(2004)对湖南鄱阳湖八县(彭泽、都昌、湖口、星子、永修、波阳、余干、新建)方言完成体的研究。邓开初(2004)对宁乡方言完成体的研究。任燕平(2005)对江西吉安方言完成体的研究。王丽(2006)对莆仙方言动词完成体的研究。李木子(2006)对安徽芜湖清水方言完成体的研究。刘辉明(2008)对江西赣语乐安(湖溪)话完成体的研究。陈艳兰(2012)对湖南炎陵客家方言完成体的研究。甘于恩(2012)对粤方言变调完成体的研究。

二是对某方言点完成体标记词的研究。甘于恩、许洁红(2013)对广东粤方言完成体“逋”的研究。甘于恩、赵越(2013)对广东粤方言完成体“休”及相关形式的研究。唐桂兰(2013)对安徽宿松方言完成体“着”“脱”“倒”的研究。张其昀(2005)对江苏扬州方言“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得”的研究。胡德明(2008)对安徽芜湖清水话中对象